

明清十大家尺牘

中華書局印行

錢牧齋尺牘

目次

賀黃陶菴……………	一	致倪制臺……………	一六
與項水心……………	一	致郎制臺……………	一七
復陳確菴二首……………	二	致李石臺……………	一八
與吳梅村二首……………	三	送李道尊……………	一八
與王煙客四首……………	六	致盧澹巖……………	一九
致龔芝麓三首……………	一〇	復鄭撫軍……………	一九
與李懋明……………	一三	與石糧道……………	二〇
致蔡魁吾二首……………	一四	致吳通判……………	二一
寄李秀東……………	一五	致張邑尊……………	二一

致嘉定李邑尊	一二二	致金豈凡	三五
致吳江雷邑尊 二首	一二三	與王貽上 四首	三六
與錢潤州	一二四	致李條侯	四〇
復李夢沙	一二五	復李膚公	四一
與周工部 二首	一二五	與時伯和 二首	四二
致王大哉 二首	一二六	與翁兆吉	四四
致王符乾 三首	一二八	答張靜涵	四五
答周彝仲	一二一	與熊魚山 二首	四五
復洪天開	一二二	與侯月鷺 三首	四六
致柯岸回	一二三	與朱長孺 三首	四九
復朱滄起	一二三	與周安期	五一
與趙洞門	一二四	致程翼蒼 三首	五二

致張元芳·····	五四
復馮秋水·····	五四
與許青嶼·····	五五
與宋玉叔·····	五六
與王內三·····	五七
與盛珍示 二首·····	五八
簡祝如穹·····	五九
答佟思遠·····	六〇
復張綏子 二首·····	六〇
致何二如 二首·····	六一
復吳時應·····	六三
與徐元歎 二首·····	六三

復林茂之·····	六五
與李梅公·····	六六
與趙月潭·····	六六
致卓去病·····	六七
復申維志·····	六八
復錢梅仙·····	六九
與顧伊人 二首·····	六九
與施偉長 三首·····	七一
與黃庭表·····	七二
與陳伯璣·····	七三
回慈谿葛·····	七三
與范眉生·····	七四

與邵潛夫……………	七四	與周減齋二首……………	九二
與族弟君鴻求免慶壽詩文……………	七五	與李司空夢白……………	九四
與王德操二首……………	七八	與顧與治 時與治爲宋北玉乞募表 ……………	九四
與李孟芳六首……………	七九	與毛子晉七首……………	九五
與陳崑良二首……………	八二	與王中恬……………	九九
與王雙白二首……………	八三	與王楚先……………	一〇〇
與陸孟亮……………	八四	與毛華伯奏叔黼季……………	一〇〇
與王兆吉二首……………	八五	與潘憲甫……………	一〇一
與陸勅先七首……………	八六	與毛奏叔四首……………	一〇一
與孫子長……………	九〇	與素昭二首……………	一〇三
與人……………	九一	與君鴻……………	一〇四
與冒辟疆……………	九一	與大可……………	一〇五

與福先二首	一〇五
與遵王三首	一〇七
與繼起和尚五首	一〇九
與含光師十二首	一一二
與石林上人二首	一二一
與本陳和尚二首	一二三
致劉某	一二五
與某	一二六

致黏某	一二六
復王某	一二七
答吳某	一二八
致姜某	一二九
復史某	一二九
與某二十一首	一三〇
復某五首	一四三

錢牧齋尺牘

賀黃陶菴

泥金報至，爲之酌酒相慶，喜制科之有人，國家可收聖賢豪傑之用也。此番英俊鋒出，然必欲如先生與子壹者，方可謂之眞舉子，方可謂之眞得士，此益之所以喜而不寐也。伯中傳佳卷至，眞正經術大儒之文，所謂永嘉之後，復聞正始之音，如此猶以常格見收，南宮更不作第二人矣！預賀預賀！犬子童稚，不能登堂叩首，罪也何如？皋比之席，難乎其難，尙賴先生指示耳！一芹奉申燕賀，幸哂存之！

與項水心

柴荆晝閉，枉書見存，載懷盛雅，不忘寤嘆。不肖草土殘生，杳然無當世之志，

前者僞報流傳，謬廁五十餘人之列，已明知逾分，今果化爲烏有先生，固其宜也。台下母深念我！茲有家叔世熙，舍侄孫裔嘉，奉檄來南雍，苟可培植，必多爲之地，是所望於老先生也！臨穎耿耿，不旣願言。

復陳確菴 二首

仁兄囊書橐筆，爲三湘七澤之游，吞雲夢八九於胸中，視吾輩屏迹菰蘆，不啻蟣蝨。泛彭蠡，仰開天一戰之功；過赤壁，弔古人三分之遺壘；悠然而深思，慨然而長嘆。懷古悲今，必有崢嶸奇偉之詩文，與江山爭氣候；亦可使陳人得見其梗概，撫几而太息乎？梅仙來，深致記存之意，鹿筋斬艾，昇平時爲楚人包茅之貢，二十年來，眼不見此物矣！拜嘉之餘，不禁潛然欲涕也！紅豆和詩，風華映帶，尤深紉期望之厚，且感且愧！世事悠悠，日以繙經禮佛爲事，猶凜凜恐不終朝，何時得一把臂，盡此勞結邪？草草馳謝，諸不多及。

又

自秋徂春，忽忽如甕人未寤，雖復暫游西山，亦如夢中游歷耳！梅仙來，得手教，知山中杖履不能相值，更爲悵然！喜得讀觀梅，玉顏素手，依稀在心目間，差足慰夢中識路也。梅仙文心道韻，信爲河汾之薛收姚義，輒以數言題其詩卷，漫浪之語，欣慨交集，未識何時蘇姑子眞做好夢，相與酌酒一笑也！廣陵返櫂，正當兩月，把臂之期，當在涼風至日耳。信筆奉復，不一。

與吳梅村 二首

荒村草具，樵蘇不爨，昔賢峴山夜宿，以乳羊博市沽，比之吾輩，豈非華筵高會乎？別後捧持大集，坐臥吟嘯，如渡大海，久而得其津涉，清詞麗句，層見疊出，鴻章褥綉，富有日新，有事采擷者，或能望洋而嘆，若其攢簇化工，陶冶今古，陽施陰

設移步換形，或歌或哭，欲死欲生，或半夜而啼，或當餐而嘆，則非精求於韓杜二家，吸取其神髓，而攸助之以眉山劍南，斷斷乎不能窺其籬落，識其阡陌也！

諷誦久之，不禁技癢，遂放筆爲敍引，非爲樸學諛聞，足以遂盡來美，亦聊於唱嘆之餘，少抒其領略，使人知天人之際，可學不可學之介，出自心神，本乎習氣，真如內典所謂多生異熟，不思議熏習者，庶幾無幾，幸其不能，而鏃礪其可學，爲斯人少分鍼砭，投醒眼目耳！信心衝口，便多與時人水火，豫章徐巨源，規切不肖爲文，晚年好罵，此敍一出，恐世之詞人樹壇立坵者，又將鉗我於市矣！不敢自祕，輒繕寫求正，惟篋而藏之，不惟爲魏公藏拙，亦所謂免我於死也。老人放言，未知執事何以命之？大集謹封題，奉歸記室，禪誦之暇，未能釋然，或鏤板，或副墨，早得賜教，以慰飢渴，是所顒望也！煙老有嗜痂之癖，或可傳示，以博一笑。太虛小阮，牽帷虞山，想當枉駕，可圖接席，江右豔曲，盈湘溢縹，西崑香奩，塞破此世界矣！老先生何以應之？附及一笑，不盡馳企！

又

容城孫徵君鍾元，大集中爲作蘇門高士歌者也。此老爲高陽文忠公高弟，文學操修，在洙泗當爲四科人物，不媿高明賞識也。頃有書來，盛稱敝邑新令君，北方脩之士，掌教容城，彬彬有鄒魯風，令君下車，穆如清風，慈祥愷悌，仁聲四布，鍾元生平不輕許可，其言足徵也。頃聞制府公祖微有推敲之語，蓋以書生初任地方繁劇，未能一切治辦，若其居身端謹，和易近民，當地方凋殘之後，正賴以撫綏鰥寡，培養元氣，則在敝邑百姓，不可一日無此令也。幸本道老公祖憐才察吏，加意噓借，庶可免於吏議，而虞山士民，喁喁待命，日夕仰望上台，早爲鼓舞，俾得展布四體，安心拊循，以活此一方民；謂不肖黃髮老民，宜代爲申籲。切念餘生暮年，不應置喙世事，公書則涉於套數，專啓則嫌於偏私；敢乞老先生俯念鄰壤，轉達本道公祖，矜恤窮鄉，保全賢令，洪河之庇，先及九里，此中兆民，戴德無量矣！

鍾元所撰去思碑，附致一通，老先生於鍾元有松茂柏悅之誼，知非不肖阿私所好也。情事惓惓，伏惟卽日留意，顒望德音，憑楮馳企！

與王煙客

四首

長至之後，便擬拏舟挈榼，登堂再拜，獻西方妙觀之圖，致南極老人之祝。月之十三日，舟至吳門，封船驅迫，勢如豺虎，宵遁晝伏，懂而得免，心悸魂搖，加以寒風砭骨，僵臥委頓，匍匐而返；只得先遣一介賈捧頌圖，九頓堂下，以告不寧。嚴寒稍解，賤體健飯，卽當恭詣潭府，搏額拜手，以請後至之罰。恃老先生道義骨肉，當憐其老病而恕其惰慢，不以爲非人而鄙遺之也。公郎俱不遑另啓，謹一一道意。孝逸伊人，常在侍右，并道積悃！臨啓不勝瞻悚之至！

又

別後衰病日增，上氣結塞，藥多於食，眠多於起，筆牀硯匣，不復相親。昨始強起握管，作報書一通，并繕寫像贊，屬東床遣信馳致。忽奉翰貺，珍羞錯列，寒廬病榻，暄如陽春！台丈念我愛我，不啻解衣推食；中心藏之，未知何以報稱也！商推文事，已具前札，不復累書。犬子重承垂念，深荷記存，草次奉謝，未盡百一。

又

歲月逾邁，老病侵尋，陳人長物，不免引鏡自憎，且復自笑。每士友從婁東來，流傳仁翁記存之殷，獎借之過，欣憾交并，感愧兼集！至於少壯失學，衰老無聞，文章之道，茫無識知；不謂謬妄流傳，以嗜痴之癖，仰累法眼。子羽每言，仁翁篤好之過，每得片紙，必篝燈拂几，手自繕寫，聞之不禁背汗橫流，身毛俱豎。弟當壯年，騁筆伸紙，不知古人述作之指，西塗東抹，浪費歲月；中年少知途徑，重自悔悟，歧路已深，回車彌遠；頃者衰遲潦倒，回向空門，禪誦之餘，益知四十年來佔佔矻矻，曾

未得古人少分，傳言：「老將至而耄及之，」良可爲之三嘆！以平生知己，莫如老仁翁，故輒道其底裏若此，想當爲破顏一笑也！

祝嘏之文，仰體仁人君子一腔忠孝，遂放筆而極言之，亦自分必有當於高明。頃見自壽詩云：「恩波太液浩無津，每詠秋槐倍愴神。」斯可謂豐山九鐘，應霜而鳴。旋觀鄙作，真不覺撫卷自喜也！孝逸爲其尊人乞銘，涕泗橫集，何忍顧惜老鈍，不爲載筆？少閒，當具草請政，用以廣老仁翁錫類之孝也。荒村節物，重辱嘉貺，脯醢餅餌，事事精絕，旣醉飽德，不但辛盤生色也！逼除匆匆，率筆奉謝！諸俟面時九頓，不多及。

又

荒村殘臘，風雪拒戶，紙窗竹屋，佛火青熒。瑤華遠存，重以餽歲，佳肴珍菓，盈筐溢筥，春風滿座，椒盤郁然！淵明有扣門乞食之詞，少陵無稚子恆飢之感，古人

老不得志，輒退思東阡北陌，雞豚同社之樂；殘生頽景，百里相望，不意得之於門下，不能不慨然太息也！老病日增，身世相棄，畏近城市，自竄於荒江虛落之間，人世聲華，取次隔絕，莊生所謂絜然仁者去之，晝然智者去之，亦庶幾空谷逃虛之人矣！而仁兄留心長物，耿耿胸臆，開長言譚語，每相薦擢，斷編蠹翰，手自披錄。昔人破琴輟絃，希風千古，不揆衰朽，坐而得之。舊學荒落，老筆叢殘，每思傾囊倒皮，自獻左右，少慰嗜芟采葑之思；周章摒擋，慙慙而止，每以自愧，又以自傷也！衰殘窮蹇，歸心法門，譬如旅人窮路，追思鄉井，衣珠茫然，糞埽無計，來教乃以導師見推，良爲跼蹐！

每思今世不乏聰利上根，却有一種影明客慧，浮動六根門頭，習禪則染禪，習淨則染淨，習教則染教，邪師盲宗，又從而影掠鉤牽，引狂趨僞，染神剋骨。如仁兄皈依大乘，心安知海，此非獨靈根宿習，亦以向來善友熏習，扣擊於聞谷諸師，已得真正種智故也。首楞一鈔，稿已五削，般若二本，幸而先成，以二經教義，最爲

精奧；心經則賢首略疎，全通法界；金剛則慈氏頌偈，親授僧伽，近代大老箋注，猶多遺落本源；少有管窺，每思就正；亦以此中牛毛麟角，可與微言者良鮮也。向者村舟暫去，未奉報章；寒疾少閒，專力奉復；梅燈二盞，未可行列銀花，西莊大士龕前，或少借長明一焰耳！青陽載新，郎君輩奉侍佳勝。馳神函丈，不盡翹仰！

致龔芝麓 三首

仁兄以台衡宿望，正席柏台，雙藤倚戶外，海內想望風采，又好語喧傳，將有賜履專征之命，江南山川草木，皆爲色飛！弟老如凍蠅枯蟬，不能執丈二豆，從羽林俠飛之後；空門迂誕，匣中陰符，久已倦看，幕中借箸，又非其任；惟有摩挲老手，磨墨盾草檄軍前，作壯士歌，凱還，撰鐃歌鼓吹曲，或可陪侍後車，少償書劍從軍宿願，知老仁兄不以老耄而舍我也。

從孫侍御，深荷國士之知，頃歸葬母，願邀千秋不朽之筆，以報少孤罔極之

恩其誠孝一念良可感也。弟先爲表墓以代乘韋，所託重者在隧道銘章耳。弟樸學不文，衰晚廢學，初學一集，賴海內鉅公大匠，過分贊許，得廁於詞壇。邾莒之末，心實愧之！不意三家村中突出一作家，放筆批抹，每有撰述，爲之心悸手戰，敢借重如椽大筆，略爲掃除，正恐雷車輪輻，此輩便生埋泥沙中耳！一笑一笑！近況稍具密僧函中，不復多及。輦下諸公，煩相念者，一一致聲。聞敬齋著作甚富，便郵索付，以慰老眼。洞老想不得啓事矣！敝郡侯深道囑累，臥榻不擁簪，近狀大率爾爾。知深念，并及。

又

日者從孫郵筒，略附數行金石之文，此中仰望，如赤文綠字，計當剋日領教，并得傳示空中書也。邑子陳生某，本儒家之子，頗負才譔，饒有幹辦，此中監司郡邑皆知其能，殊不欲輕寄廡下。頃挾策遊長安，慨慕一世龍門，思呈身於左右，以